

記清宮傳世的一件南宋官窯青瓷酒盞

謝明良

中國人很早就懂得應用水的浮力作用來設計儀器，北宋人沈括《夢溪筆談》也提到利用水浮力在船塢修船事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一件清宮傳世南宋官窯酒盞，即是宋代陶工（或窯場以外的造型設計師）結合浮力知識所刻意設計出的趣味酒具。

故宮藏南宋官窯青瓷盞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一件清宮傳世的南宋官窯青瓷盞（以下稱故宮青瓷盞，圖一）（註一），器高五·四公分，口徑一·五公分。盞口呈外敞的委腰八花，口沿以下弧度內收，下置矮足，盞外壁花口之間各押捺一道縱向凹槽致使內壁相對處隆起出戟般的凸棱。盞心貼置鏤空覆鉢狀飾：中心部位為凸起的蓮房，小口中空，下有六孔，以上邊旁等距交錯貼飾四枚模印荷葉和茨菇葉。薄胎，

整體施單淡青色釉，釉色青中閃灰，釉質溫潤，厚若堆脂，有失透感，內外帶蟹爪大開片，結合口沿花口和內壁凸棱部位釉層薄處隱透出灰黑色的胎骨，知其應是多重掛釉後以正燒燒成。另外，依據一九六〇年代《故宮瓷器錄》的說明，則該青瓷盞可能因損傷而將器底磨去，目前所見金鏤底足及連結至蓮房貼飾的金花口均係乾隆時期所配置。（註二）從鑲金發色和金工看來，本文同意其為清代後鑲的說法，也就是說該盞原係有底，裝

鑲金屬底足和蓮花房中的花口應是清代宮廷對於器底傷缺古瓷所採取的一種兼具實用性的修復方式。

從造型的胎、釉特徵看來，故宮青瓷盞應屬南宋官窯製品。事實上，做為南宋官窯主要產地之一的浙江省杭州老虎洞窯窯址標本當中也可見到類似作工的委腰花口盤盞類殘片（圖二），但目前未見盞內另貼付鏤空覆鉢狀蓮蓬的南宋官窯遺物。

關於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這件清宮傳世南宋官窯盞的定名和功



南宋 官窯 青瓷酒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杭州老虎洞窯址採集標本 鴻禧美術館藏

能，以往存在諸說，如一九三〇年代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做「嵌金開片磁洗」（註三）；前引《故宮瓷器錄》改稱「宋官窯粉青蓮花式花插」，並沿用至今。

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藏白瓷酒盞

南宋官窯之外，亦可見到具有相似造型構思的製品，此即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藏的一件該館認為是十二世紀中國南方窯場所燒製的白瓷盞（以下稱柏林白瓷盞，圖三）（註四），盞高六·三公分，口徑一一·三公分，尺寸與前述故宮青瓷盞相差不多。口沿亦作委腰八花式，盞內壁滿佈陶模捺押的印花紋飾，即於近口沿處弦紋裝飾帶下方等距配置八個開光式區塊，各區豎向間隔框線與花口齊，效果略同故宮青瓷盞內壁所見出戟，區塊內滿飾花葉等印花飾，可惜由於印花較淺，邊線模糊，部分紋樣已難辨識，盞內貼置覆鉢狀飾。筆者未見實物，從圖片看來，其作工似乎是先以帶陰

刻紋樣的半球形模捺押出內空的陽紋印花半圓形體，圓頂正中開洞，器表紋樣呈陽紋覆蓮瓣，瓣上飾卷草，各瓣之間填以雙框三角形飾，半球下方另貼飾六只印花如意雲頭以為支撐的器足，足間開敞可與盞底和半球內部相通。半球上方另黏貼八枚仰蓮瓣圍繞正中一尊人像，除了中立的人像之外，其裝置構思基本和故宮青瓷盞一致。人像以半模製成，背面平坦（圖三-d），正面表現出雙手拱於胸前、腰上束帶且似披著頭巾和覆肩的人物。盞下方置喇叭式高圈足，但與一般高圈足不同的是該盞除了圈足著地處之外，底部呈密封構造。（圖三-e）近底足處和外底無釉，其餘整體施罩透明白釉，釉色偏牙黃，然積釉處釉質溫潤，釉調和作工似乎較近於北方定窯類型製品。另從器形和印花裝飾看來，其相對年代在宋金時期。相近的器式見於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館藏金代定窯印花高足碗，但後者碗心無貼塑。（註五）

依據前引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於西元二〇〇〇年出版的藏品圖錄針對該白



圖一 南宋 官窯 青瓷酒盞 高5.4，寬11.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 俯視 b. 側視 c. 底部

瓷碗的解說，則盞正中心立者為活動的觀音像像，有趣的是，該觀音像會隨著盞內注水而緩緩上升，極具戲劇效果。無獨有偶，香港奉文堂亦見一件具同樣設計的宋元時期青白瓷花口盞（圖四-a）（註六），當水注入盞中，人像即隨水位浮升。（圖四-b）活動的人像不能取下，從俯視圖（圖三-d、圖四-b）看來足下均帶小底盤，此不僅有利於漂浮同時兼具卡榫功能可防止人像脫落。



圖三-b 〈白瓷酒盞〉盞內局部 王靜靈攝



圖三-d 〈白瓷酒盞〉俯視局部 王靜靈攝

科學、宗教與趣味之間

北宋翰林學士、科學家沈括（一〇三一～一〇九五）在其《夢溪筆談》曾經提到利用水的浮力在船埠修船之例。亦即將船駛入搭有樑柱的塢，而後抽去塢內的水，這樣就可修理落在塢內樑架上的船隻，修畢，復注水浮船出塢。周去非（一一三五～一一八九）《嶺外代答》另提及可使船隻跨越高地，「循崖而上，建瓴而下」的水斗閘門通航工程，至於中國古代計時

銅壺之浮箭式或沉降式滴漏，也都是應用水浮力作用的著名儀器。（註七）

就工藝史的領域而言，利用虹吸原理設計出的所謂「常滿樽」或「公道杯」、「平心杯」早已為鑑藏界所熟知，後者以「陶瓷為杯，有童子中立，斟之以酒，漫趾沒膝，匪腰平心，不可復益，益則下漏」（《明文海》卷二二三）。其次，宋遼瓷窯常見於壺內設漏柱的「倒流壺」也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器式。此外，著有《漢論》、《富山懶稿》（均已佚）的方夔（一一五三～一三一四）更記錄了一種與本文論旨直接相關、利用浮力所構思出的奇巧酒具，在其裔孫方世德等匯集的方夔文集當中，收錄了他所作的一首五言《以白瓷為酒器，中作覆杯狀，復有小石人出沒其中，戲作以識其事》：「彼美白瓷盞，規模來定州。先生文字飲，獨酌無獻酬。咄哉石女兒，不作峨眉羞。憐我老寂寞，赤手屢拍浮。子頑不乞火，我醉不驚鷗。無情兩相適，付與逍遙遊。」（《富山遺稿》卷四）毫無疑問，像是這樣一種盞內設覆杯狀飾，當中又有小



圖三 宋、金 〈白瓷酒盞〉 高6.3，寬11.3公分 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a. 俯視 c. 俯視 王靜靈攝 e. 背底 王靜靈攝



圖四 青白瓷酒盞 寬11.5公分 香港私人藏

注水入盞，人像浮起特寫。



圖五 青瓷爐 高18.3公分 福建省福州南朝墓出土

人出沒其中的白瓷酒盞，指的應該就是如前引柏林白瓷盞或奉文堂青白瓷盞般的製品。將酒注入盞中，隨著酒的浮力而蕩漾上昇「不作娥眉修」的「石女兒」，幾乎就是對柏林白瓷盞盞心人物隨水酒昇起的真實寫照，只是白瓷盞盞心人物雙手拱於胸前的姿勢，和詩中可與獨酌者為伴呈「赤手屢拍浮」身姿的妙齡女子略有不同。另外，這件精美的白瓷盞（「彼美白瓷盞」）的形制是來自宋金時期河北的定窯（「規模來定州」）。定窯是名揚當時的白瓷生產地，其形制似乎也成了不同瓷窯或其他工藝品類追逐模倣的對象，如蘇軾就提及其時以玻璃

冒充玉器誑欺世人的酒杯即「規摹定州瓷」（《蘇軾詩集》卷三十四），甚至於朝鮮半島高麗青瓷碗甌等亦「皆竊倣定器制度」。（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如前所述，柏林白瓷盞的瓷釉特徵近於定窯類型，或可推測其是和詩人方夔所吟詠見聞之定窯酒盞相近的製品，至於故宮青瓷盞則是人像已佚之具有同類機關的宮中酒具。應予一提的是，無論是柏林白瓷盞還是奉文堂青白瓷盞，盞下方均置空心高足，以增加儲水量，看來故宮青瓷盞原應亦帶高足。事實上，故宮青瓷盞盞身下方和底足交界處明顯可見一周水平裂璽，由於盞外壁瓷釉開片紋理與足

部外牆開片相接而不斷續，可知裂璽處正是盞身與器足之接合部位；底足近鑲金底處曾經切割，露出灰白漚胎，此再次表明故宮青瓷盞極可能是因高足折損而後才將器底磨平並加鑲金屬底，改裝成了可以插花或聞香的工具。

從柏林白瓷盞或故宮青瓷盞的裝飾意念看來，均係於花口盞內覆鉢押印或貼飾蓮瓣，其中柏林白瓷盞頂端另貼塑綻放的朵蓮，因此當正中人像隨著水酒注入而上昇時，將可營造出蓮華化生的景象。佛教經典說化生（upap dukā）是彼界最高級之由無生有的出生，如天蓮華化生為佛、菩薩或天人，都是在瞬間完成的超自然的出生和成長，在天蓮華中誕生的童子更是清淨無垢的象徵。（註八）除了北朝

佛教遺跡之外，福建省福州市南朝墓出土的青瓷熏爐也是於滿飾蓮瓣的蓮形爐體正中貼塑人物，是陶瓷所見蓮華化生的早期圖像之一。（圖五）（註九）相對而言，本文所介紹的數例酒盞之作坊工匠或窯場以外的造型設計師顯然是意識到蓮華化生既神聖又吉祥的意涵，才會結合知識界的浮力知識刻意地構思出這種兼具實用和感官愉悅效果的趣味酒具。就此而言，柏林白瓷盞盞心尊像，頭頂有髻，雙手拱於胸前，腰上繫飄帶，造型略近於天人，或許即「天蓮華化生為天人」之寫造？

附記

寫這篇札記，是因緣於幾個偶然。故宮青瓷盞雖是我任職故宮器物處時曾經上手觀察的作品，但當時對於清冊「花插」的說法雖覺狐疑，卻也

不甚以為意。二〇一二年赴德國柏林遊學，返國前數日，承蒙學隸王靜靈博士惠賜亞洲藝術博物館陶瓷藏品圖錄，從圖錄揭載的白瓷盞及文字說明，才恍然領悟故宮青瓷「花插」其實也屬同類具浮水設計的酒盞。回國之後，隨興翻閱資料無意間又看到揚之水在《文物天地》（二〇〇二年七期）提到方夔記錄有小人出沒酒盞的五言詩。因為覺得有趣，遂結合文獻記載和實物勉成札記一則。不久，與柴庵主人閒聊時又受教得知香港奉文堂亦見青白瓷類品。所以本文只是有幸穿針引線，串聯不同專業領域的成果並將之落實於具體的作品之上。另外，還必需感謝器物處余佩瑾副處長的安排，才得以再次上手觀摩實物。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特聘教授

- 註釋
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宋官窯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九，頁一〇八、圖七十一。
 2. 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故宮瓷器錄》第一輯·宋元，臺中：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一九六一，頁五五—五六。
 3.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故宮博物院，一九二五—一九三〇，第六冊，頁三五〇。

4. Regina Krahl, YUEGIJANG 悅古齋: eine Berliner Sammlung chinesischer Keramik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Ceramics in Berlin) (Berlin: G+H Verlag, 2000), p. 264, p. 216.
5. 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定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二〇一一，頁一八三，圖一五七。
6. Bonhams Ltd. ed., The Feng Wen Tang Collection of Early Chinese Ceramics (古雅致臻—秦文堂藏中國古代陶瓷) (Hong Kong: Bonhams Ltd., 2014), pp. 245-247.

7. 戴念祖等，《中國物理學中大系·力學中》，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頁一三四—一四一，圖一八。
8. 古村恰（下立強等譯），《雲岡石窟中蓮華化生的表現》，原載《美術史》第三七期，一九六〇，收入同氏《天人誕生圖研究—東亞佛教美術史論文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二〇〇一，頁一六一—一六。
9.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十一集·福建，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八，頁一八—圖一八。